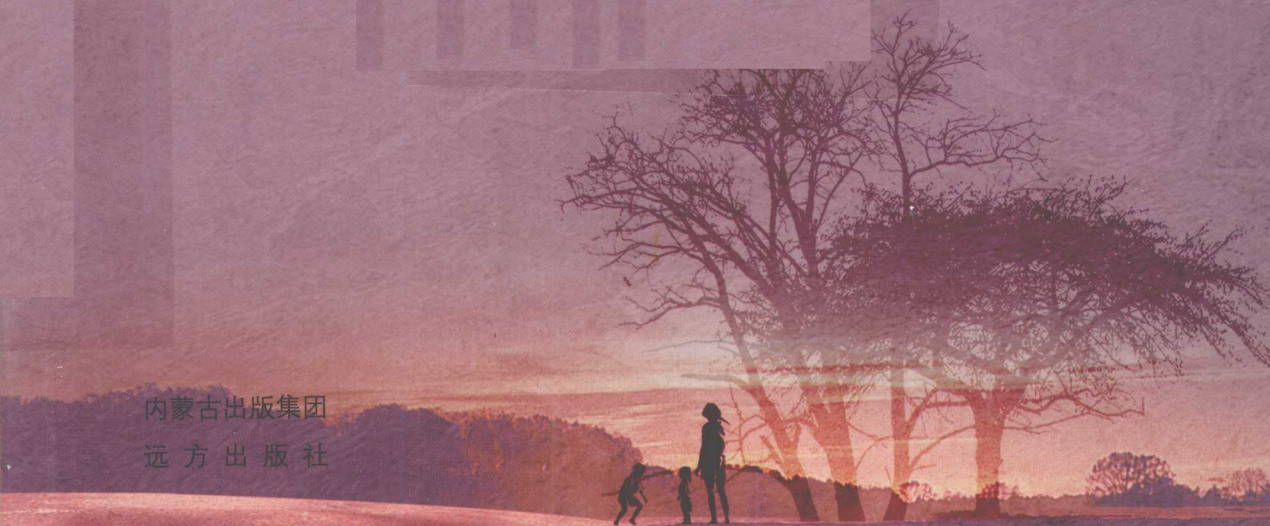


河套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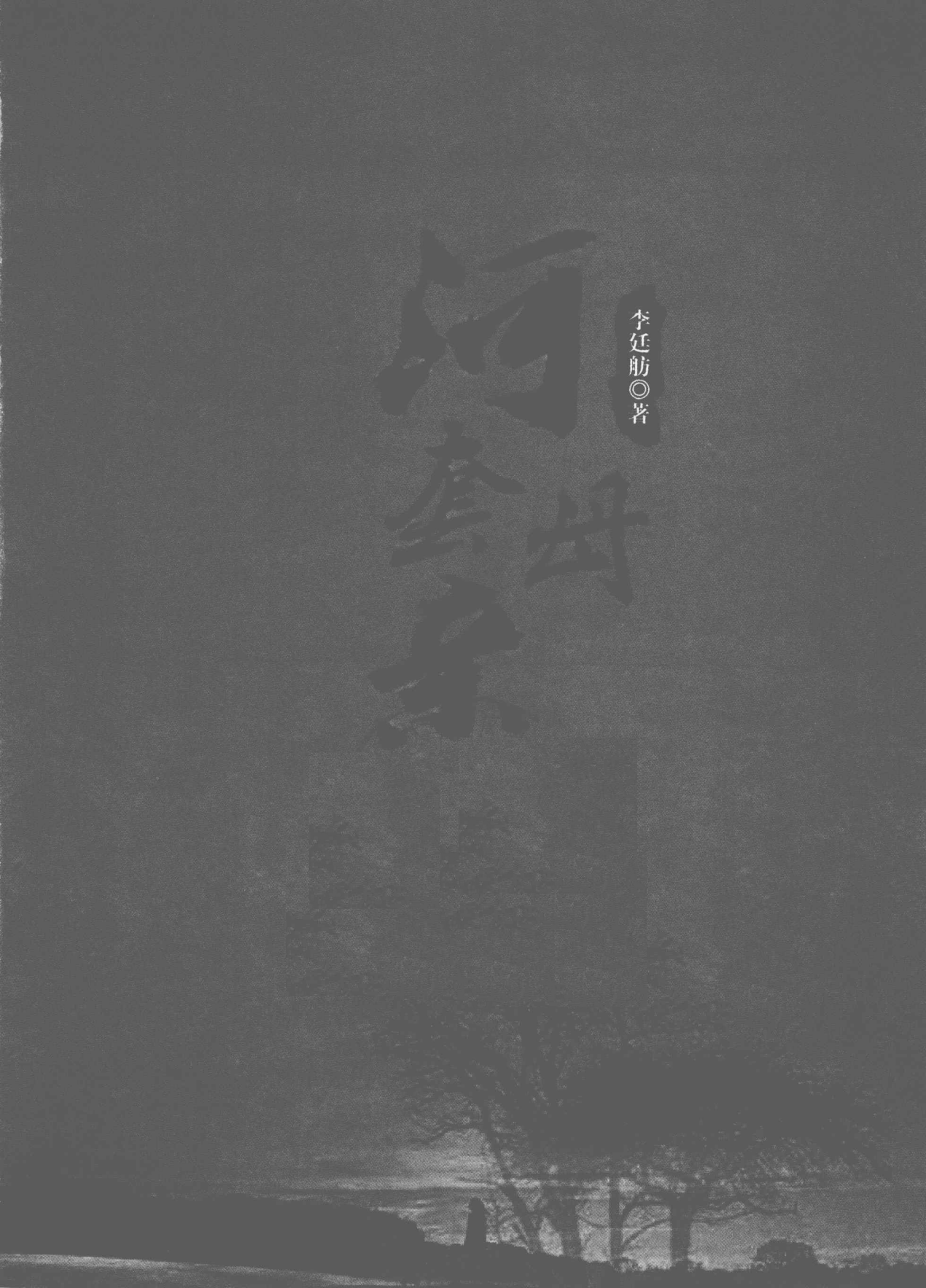
李廷舫◎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李廷舫◎著

河套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套母亲/李廷舫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55-0459-7

I. ①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772号

河套母亲

-
- 作 者 李廷舫
责任编辑 董美鲜 王 福
责任校对 吴炳蓓 于丽慧 雅茹贵
装帧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30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5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459-7
定 价 3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 言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喻地理及人世之变迁。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这片被称为“后套”的土地，当说“三千年河南，三千年河北”。

滔滔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发源，流经黄土高原，在宁夏至内蒙古西部及蒙、晋、陕交界地区拐了个“几”字形大弯，圈住了一大片土地，古称“东距山西偏关头，西距宁夏，可二千里”，即“河套者”。这“二千里”被后人称为“大河套”。

被称为“后套”的这片土地，本是“大河套”的一部分。当初黄河越青铜峡奔腾而出，其主流向北直奔阴山，受到阴山阻挡而转向东流，正好将这片土地环抱于河南，古称“河南地”。可是自清朝顺治年间，由于地理变化，沿阴山流淌的黄河水逐年减弱，以至断流，黄河主河道南移，把这一大片平原抛在了河北。自此这片东西八百里、南北百余里的平原被称为“后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原本的后套平原却在民间沿用了河套的大名，被称为“河套平原”，爬山歌也唱：“南临黄河北靠山，八百里河套米粮川。”倒让人以为后套即河套，河套即后套也。

河水奔流，岁月悠悠，叫河套也好，叫后套也罢，多少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和演绎着人间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又有多少爱恨情仇，随着黄河波浪滚滚流逝，流逝……

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这里要讲的故事，最先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荒村。

第一章

黑暗正伴随着时光的脚步和寒冷的淫威一同降临，笼罩了这个名叫石三圪旦的荒村。这里只有稀稀拉拉零散分布的九户人家，夏秋季节，这九户人家的土房或茅庵，有着荒草、树木及庄稼地的围拢、掩映，房上不时飘起袅袅炊烟，倒能显出些许生气；到了冬日，大地脱去了天赐的彩色外衣，满世界变得灰秃秃、白茫茫的，连那炊烟一冒出烟筒，便也立时被西北风刮失殆尽。白天一眼望去，一片荒凉、冷落；夜晚黑魆魆的，更显得死寂。

这零散分布的九户人家，谁也不挨谁不说，其中八户人家，都是光有一间或两间裸露的土房，或光有一间茅庵，都没有院墙，房前人畜踩出的一小片不长草的硬地，就算是院子了。只有位居中心的一户人家，不仅赫然有着一溜三大间土房，而且有土墙围成的一个大院子，院里靠西墙还有仓房及马棚、牛棚、猪圈、鸡窝之类的设施。尽管院墙低矮不足三尺，也足以显示出这户人家的与众不同了。还与众不同的是，这院子后面长着一片茂密的白茨。白茨，当地人也叫哈冒儿，是生长在沙地上的一种类似灌木的草本植物，或者说是一种介于草本和木本之间的刺柴。这东西长起来很是威风，一般能长七八尺甚至更高，枝叶向四周伸展，一扑拉一片，形成一堆一堆或曰一丛一丛的白茨圪旦或叫哈冒儿圪旦。这东西可用作烧柴，也可用作农家杈墙，河套地方有过“哈冒儿杈墙墙不倒”之说。这片白茨，长得甚是茂密葳蕤，枝枝杈杈纠结在一起，为这院子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人们说，就这片白茨，是这户人家的“风水”，不然他家的日子怎会过得那般殷实！

这个院子，就是这个小村的拓荒者石三的家。一年以前，这户人家的日子着实为人称道羡慕。就说三间大房子里，往日里东间住着石三和白三女老两

口,中间是儿子儿媳的居室,西间住着石三家亲侄儿石憨憨和本家侄儿石六子。儿子石贵元在外面上学、教书,老石三领着两个侄儿在家种地,日子过得井然有序,亦可谓家道殷实。可是自这年正月,这家人却祸事临门,接连地遭受灾难。

正月十五黑夜,院里突然闯进一伙子荷枪实弹的官兵,将石三的儿子石贵元从被窝里拉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不久便传来石贵元在押解途中逃跑,被乱枪打死的消息。石三寻找和设法营救儿子跑了两个多月没有结果,此后一病不起,夏天六月十六那天离开了人世。眼下,被石三和石贵元丢下的白三女和郝玉润婆媳二人,又正在这里经受着痛苦和焦灼的煎熬。

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挟裹着寒冷,催赶着夜色,霎时笼罩了这个荒村。石家院子里死一般沉寂,三间土房,只有居中一间透出暗淡的灯光。

屋里,灶台上放着一盏麻油灯,黄豆大的灯火纹丝不动,像一只含着忧伤的怪异的眼睛,静静地观察着屋里的动静,随时准备面对这里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一切。昏暗的灯影里,一盘大炕上坐着这家的两位女主人——白三女和郝玉润婆媳俩。婆婆白三女身边依偎着四岁的孙女兰兰,儿媳郝玉润怀里抱着两岁的儿子生生。

说生生两岁,是按当地习惯说的“虚岁”,实际只有一周岁零三个月,兰兰也刚满三周岁。此时生生正发着高烧,喘息声也由原来一阵阵急促变得游丝般细微。这娃从打头天黑夜发烧,这天晌午过后,奶也不吃一口了。婆媳俩把她们以前用过和听说过的小儿退热解表的偏方都用过了,终不见效,邻近村子又没有医官。白三女看着儿媳怀里的娃,一阵阵想起石三的亲侄儿憨憨,越想心里越着怕。憨憨也是两岁那年就这样子发烧,烧了两夜,好不容易请来了医官给吃药,命是保住了,可是治得晚了,人们说把脑子烧坏了,以后娃就变得傻傻呆呆,成了半脑脑。白三女不想让自己想这些,可是由不住不想,甚至把事情想得更严重。

还是白天傍晚时候,白三女就打发本家侄儿石六子骑马去了县城,让他去找刘子静给请个医官。刘子静的女人和石家是姑舅亲,虽不是亲姑舅,但也不算远。石贵元叫刘子静表姐夫,刘子静又曾是石贵元的老师。刘子静在县里算个知名人士,请个医官给娃看看病并不是难事。可是石六子走了大半天了,从白昼等到了天黑,也还不见个人影儿。此时,郝玉润把烧得如火炭一样的生生紧紧抱在怀里,低下头去,两眼盯住娃,细心地谛听着娃似有似无的呼吸,生怕他甚会儿断了这一口气。婆婆白三女和女儿兰兰,一老一小四只眼睛,都含着

焦灼的小心翼翼的神情，片刻不离地盯着郝玉润怀里的娃，连喘气也轻轻的。白三女是个经见得太多太多的性子刚强的女人，她在焦灼和愁苦的煎熬中极力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和镇静。刚才她出了趟屋门，悄悄走近院前的柴堆，找出了一捆子枳苳，还找了根草绳，备在了那里。她想娃一旦有个长短，就得去找个人，用枳苳草把娃裹起来，送到村后的野滩里去。她想着这些，心里像刀剌一样痛。老天爷呀，石家这是咋啦！

白三女又想起侄儿憨憨，这娃腊月初九就离家走了，也不知去了哪里。白三女倒不怕他在外面闯甚大祸，只怕他傻傻呆呆的，在外面冻着饿着或受人欺负……

白三女想着家里的乱事，目光投向了放在灶台上的麻油灯，似乎想从那微弱的灯光中看出一点什么兆头，什么希望……却见那如豆的灯光比原来更小了，更微弱了，像是就要熄灭的样子。定是灯碗里油不多了，“人死如灯灭”，她想起乡间流传的这句带着晦气的俗话，心里一惊，就轻轻推开依在她身边就要入睡的孙女兰兰，回手拉过个枕头，让她睡下，顺手拉了件什么衣裳给她盖在身上，急忙下地，摸索着找出油壶，去给灯添了麻油。灯果然就亮些了。

正在这时，白三女听见外面有动静。先是听到人和马走路的响动，接着就听见马打响鼻的声音，还有人低声说话……她心头震颤了一下，断定是石六子请来了医官，回头对儿媳说：“你转过身子抱娃，别叫凉风吹着。”就开了屋门，来到院里。

院里黑咕隆咚。她看清了院里有两个人，一匹马，还有一头驴。两人中一个正是身材瘦小的石六子，他走近白三女说：“三妈，医官来了。”就转身一手牵马一手拉驴，向西墙那边的马棚走去。医官就站在她的面前。

“快回家。”她怀着请神一样的虔敬心情，拉开屋门，把医官引进家里。

当时，河套农村普通人家的房子，几乎都是同样的格局：坐北朝南，每一间基本呈正方形房框，房框里基本一分为二，一半是屋地，另一半是从北墙直通南窗的大炕，与大炕相连的是挨近屋门的锅台。这样格局的房子，你一进屋门，就会把这个家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医官带着一身冷气，随白三女进了家门。他朝炕上瞥了一眼，便知道炕上坐的满面愁苦的女人便是病儿的母亲，也便知道引他进家的老人是病儿的娘——当时河套人对奶奶的称呼。

医官是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看样子有三十岁，一张憨厚的长方脸，浓眉大眼。他进屋朝炕上瞥了一眼之后，放下手提着的药褡子，摘下兔皮帽子，又脱下

挂着黑布面儿的厚重的半身羊皮袄，就站在屋地上搓动一双在外面冻得冰凉的几近僵硬的大手。

白三女静静地立在他身边，用含着祈求和希冀的目光盯着他，半晌轻声说了声：“医官？”

医官明白老大娘目光中所有的含义，他搓过手，身上的冷气似乎也散去了一些，这才走近炕边，目光向着年轻女人怀里的病娃投过去。白三女赶紧端过油灯，好让医官看个仔细。医官看着病娃，便开始询问，白三女便向医官述说起娃的病情：“从打夜儿个黑将来就发烧，还咳嗽……”

医官听着白三女的述说，就打开了药褡子，边说：“大娘不怕，你烧点开水吧！”

正好这时石六子推门进来，白三女就叫他赶快去外面拿柴。

白三女这年五十岁。在这不到一年的天气里，她每天在愁苦和煎熬中度日，原本的黑发不知不觉间已化作一头银丝，但她内心依然保持着强硬，做营生也依然显得精巴利落。她趿着一双小脚，在屋地上走动着，往大铁锅里添了两瓢水，等石六子拿回柴来，就蹲在灶前点着了火，一把把往灶膛里添柴。但她的头却依然抬着，用含着希冀和祈求的目光看着医官。

医官表面上看似沉静，嘴上说“不怕”，其实他心里知道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小儿患的是急性肺炎，已是奄奄一息，若不及时救治，恐怕连这一黑夜也过不去。“看来得下点血本啦！”白三女烧水工夫，医官心里想着，就坐在炕边，找出了给病儿口服的药。这药面是他早已配好了的。他在河套这地方跑了两年多了，通过实践摸索，已知道当地一年四季中大人娃娃各人群常患的疾病，并研究出了针对各类常见病症的处方，加工出了中西药配合的各样丸散成药。现在他从药褡子里取出的一小包药，就是他自己配制的，名叫小儿清瘟散。

白三女烧开了水，舀一碗放在医官面前。医官让白三女再拿来一只碗，他打开小纸包儿，将药面儿倒入空碗，又拿出他自备的一只木质小匙，一匙一匙舀了开水，倒在放药的碗里，然后搅拌。药拌好了，他又对着药碗吹了两口气，感觉那药液的温度正好，就凑近抱着病娃的满面忧伤的年轻女人，让她把娃抱好，由他亲自一勺一勺、一点一点地把药液送进病娃已经烧得干裂的嘴唇里。他知道，小儿病到这个程度，喂药是很困难的，所以他要亲自喂。奇怪，这娃迷迷糊糊中竟像是很配合，并没让他费多少力气，就把拌好的药液喂进了他的嘴里。

在医官给娃喂药时，郝玉润专心地抱好娃，不时挪动着身子，调整好角度，好让医官给娃喂药。而白三女立在炕边，向前探着身子，脸上挂着小心翼翼的

神情，看着医官给娃喂药。此时，她好似进入了梦境，眼前恍惚出现了她家老汉石三，儿子石贵元，他们都和她一起，看着医官给娃喂药……待医官给娃喂完了药，她好像才从梦中醒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暗暗地祈求着神灵，也祈求着冥冥之中的老汉，保佑她家的孙子能够转危为安。

“医官！”白三女依然那样小心翼翼地用带有询问的神情看着医官，轻唤了一声，却不知说什么好。

医官这时也不知该跟她说什么好，他一脸专注的神情，又把手伸向药褡子。他从药褡子里取出一个针管，在针管上接了一根针，又取出一个小药瓶，像变戏法一样，又取出一个大点的玻璃瓶，从玻璃瓶里取出一个带有浓烈酒味的小棉球，擦拭了那根针，就将针插进小药瓶，把药吸在针管里……他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操作完了，才抬头对着看他的白三女和郝玉润说：“给娃打一针，在屁股上。”

白三女这时才知道，请来的医官原来是个洋医官。当年在石三圪旦，人们只见过用中草药给人治病的医官，见过春天里给娃们种牛痘的种花先生，却还没见过打针给人治病的医官，但听说过，都把这样的医官称作“洋医官”。白三女看着这洋医官，心里又多了份神秘和虔敬，赶紧让儿媳把娃抱正，她上前掀起裹娃的被子，露出娃的屁股。

医官拿过带有酒味的小棉球，在娃的屁股蛋上一个地方擦了几下，就在白三女瞪着眼睛不知所措时，他迅疾地把针打了进去。娃感觉到了疼痛，“哇”地哭了一声，但那声音很低微、很短促，立时就停止了。就是这娃的很低微、很短促的瞬息哭声，却让白三女像接到了娃的生命信息，她又长舒了一口气。

医官往药褡子里收拾着东西，边说：“再给娃喂些水，多喝些水，一阵儿就好啦！”

他说这话语气很轻松，好像很肯定。这时，原来似呆滞了的娃的母亲郝玉润看了一眼医官，眼里立时涌满泪水，就把脸向着怀里的娃俯了下去。

屋里的紧张气氛似乎缓解了。白三女从锅里舀了半碗水，递给儿媳，让她给娃喂。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就急忙转身去洗了手，拿了一只瓦盆，开了靠墙角放置的一个木柜，边挖着面，边扭头对愣在屋地中央的石六子说：“快上房拿肉。”

石六子就转身出了屋门。

医官知道了老太太是要做饭，便问：“大娘要做饭？”

白三女说：“就是，医官跑这远的路，肯定是饿了。”

医官笑了笑说：“别说，头一顿饭还是半前晌吃的，这阵儿还真有点饿了。

大娘要做甚饭？”

白三女说：“我给烙油饼，猪肉烩菜。咱家一进腊月就杀了猪，肉在房皮上放着呢。”

医官说：“大娘，油饼就不要烙了，费事不说，娃病着怕油干锅。”

白三女说：“我去西房烙。”

医官说：“那也不用烙。大娘，我是个整天价跑着吃百家饭的人，走到哪儿也不客气，今天咱就揪面片吃吧，又省事又快，我走到哪就爱吃面片儿。”

白三女想了想说：“也行，我就和揪面片儿的面。”舀了水就要和面。

这时，坐在炕上给娃喂过水的郝玉润说：“妈，你上炕抱娃，我来做吧！”

白三女说：“不用，你把娃抱好就行了。”

说话间，石六子就取回了一条子冻猪肉。医官在河套乡村跑了两年多时间，知道当地乡俗。这地方农家住的土房，都是平顶，只是稍有斜坡，以便夏季走水。这样的平房顶，被称作房皮。房的一侧，用土坷垃垒个类似楼梯一样的阶梯，称作房梯，直通房皮，上去下来十分方便。这样的房皮，秋天可用来晾晒粮食，冬天进入腊月，养猪的人家杀了猪，就用土坷垃在房顶上垒个小土仓仓，用泥抹好，把肉放进去。这样的土仓仓被称作肉仓子，留个小小的仓门儿，要吃肉时，只需上房把挡仓门的一块土坷垃扳开，取出肉来，再把仓门挡住。这样的储肉方式，倒也便捷、安全。虽说当年河套地方常有土匪出没，却不曾听说谁家放在房皮上的猪肉被偷走。再说房梯，还可登高远望，“上房瞭一瞭，瞭见个王爱召……”王爱召是一座蒙古寺庙。

白三女和面的工夫，医官看了看石六子取回的那条子猪肉，转脸对白三女说：“大娘，这猪肉冻得当当的，一半会儿也消不开，咱今天就吃面片，猪肉明天再吃。”这会儿他肚子真是饿了。

“也行。”白三女和好了面，在后炕放了面板，又对石六子说，“六子去西房烧水，正好把炕烧热些，今黑夜医官和你住。”

石六子转身去了，白三女就开始擀面。

一般吃面片、面条的面，讲究和好了放一会儿，叫作“醒一醒”，等面“醒到了”，再揉一揉，再擀，又好擀，吃着又筋道。可此时，白三女知道天太晚了，医官也饿了，和好了面就顾不上再“醒”，只是不住地揉，揉好了就擀。一阵儿就擀好了。她放下擀面杖又拿起刀，把擀好的一张面切成二指宽的条条，就连案板一起端起来，拿到西间去揪、去煮了。

白三女出了屋门，这屋里立时又变得静悄悄的。医官坐在炕边，朝抱着娃

的年轻女人看了一眼，轻声问：“娃咋样？”

“喘气均匀些了，是你救了他一条命。”郝玉润低声说着，不禁又低头饮泣。

医官安慰地说：“不怕，明天就好了。”

屋里又静下来，很静很静，静得能听见睡在炕上的女孩兰兰轻轻呼吸的声音。她睡得很香甜，很安稳……

这时，白三女正在西间里煮面。石六子蹲在灶前烧火，一把把将干柴送进灶口，火着得“啪啪”响。水烧滚了，白三女就将案板放在锅台上，左手拿了切成长条的面，用右手揪，一片一片揪在滚水锅里……这样一条一条、一片一片揪完了，锅里的水依然翻滚。她拿起一把铜勺在锅里搅动了几下，片刻把面煮好了。石六子停止了烧火。白三女端来一个瓦盆，放在锅台上，然后端起大锅，“呼哧哧”将半锅面片倒进盆里。她赶忙从锅台上抓起块抹布把铜勺抹干，勺里倒了大半勺胡麻油，入进灶口里的火上烧烤，油热到了一定程度，拿出来，把先已切好的一把葱抓起来洒进滚油里。只听“哧啦”一声，转眼油勺入进了面片盆，随着油花和葱花的漂起，盆里便散发出扑鼻的葱香和油香……

白三女将煮好的面片端回中屋，放在锅台上，立刻舀了一大碗，送过去给医官吃。她又回头让石六子自个儿拿碗去舀。

当时河套农家，吃饭都不用桌子，既不用炕桌，也不用地桌。不是他们不想用，而是一般农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家什，像石三圪旦石三家这样的殷实人家也没有这等家什。一般穷苦人家，吃饭时端上饭碗，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圪蹴下，或坐在土炕上，吃就是了。石家是这里的殷实人家，又是招待客人，就有些不同。只见白三女又拿起块抹布，在光滑的红油炕面上抹了几下，抹出一小片儿显得干净的地方，放了一碗咸菜，请医官坐在炕上吃。石六子则凑近炕边圪蹴在地上，陪医官一起吃。医官常年在乡间跑，对这样吃饭已经很习惯了。也许是饿了的缘故，也许是白三女做的这面片儿真的与众不同，吃着真香，他连吃了三大碗，头上和身上都冒出了汗。

医官吃饭的时候，白三女又小心翼翼地去看她的孙儿，头伏在儿媳怀里，耳朵贴住娃的脸听他喘息，轻声地说：“像是好些了。”

儿媳郝玉润说：“像是出汗了。”

医官听了，放下饭碗说：“出了汗，就不要紧了。”

白三女看着医官，原本充满愁苦忧伤的脸上终于显出了些许平和，露出了一丝笑容。

二

这是一个异族另类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横行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中奋起抗争和殊死决战的年代。这个夜晚,灭绝人性的侵略者们可能正在某个地方烧杀抢掠,而国家的精英们也正为捍卫国家的尊严和人间的正义而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奋不顾身地战斗着……河套同样是战场。此前一年多天气,傅作义将军秉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在共产党人的配合、支持下,在河套发起和指挥了突袭包头、绥西会战、收复五原三个大仗,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欲经河套西窜的阴谋。这三次大仗打得十分激烈、火爆,但这个叫石三圪旦的小村却没有受到惊扰。也许是日本鬼子嫌这小村太小太穷而不屑一顾,也许因为它的位置远离了战场,尽管村庄有人也听说河套某个地方在打仗,却不曾听到枪声,不曾闻到火药味。

倒像是这个叫石三圪旦的小村被世界遗忘了。

此刻,夜空笼盖的荒野是这般岑寂、空旷,像掩藏着什么令人不安的秘密。夜深风也小了,风吹草木的沙沙声也渐渐隐去,石家圈棚里的牲畜也像是入睡了,也听不到狗吠。那阵儿医官问起,石六子说,这里九户人家,没一户养狗,就连石家这样被视为富户的殷实人家也不养狗。究其原因,人们都说小村养狗没用。尽管说时下河套地方常有土匪袭扰,离着不是很远的狼山里也时有恶狼出没,但无论土匪还是恶狼,都不曾光顾过这个小村,所以这里的人们就淡薄了防盗防狼意识。再说穷人家也没什么可供盗贼得手和恶狼饱腹的好东西,这样也就不必为防盗防狼而养狗,让它白白地吃一份吃食。

这里原属蒙古人游牧之地,后经官府与蒙古王爷合谋,各得利益,同意“放垦”,就引来了从陕北和晋西北等地来的走西口的汉人。原住草地的蒙古人,所住蒙古包从不锁门,也不知锁头为何物,游牧者骑马来了,不管谁的蒙古包,弯腰进入,自己动手,自管吃喝,吃饱喝足走人,属正常事,从不听说有谁顺手牵羊拿走什么东西。这些走西口人,走草地、随胡礼,也学习和沿袭了蒙古人的开放,在这近乎蛮荒、缺少文明建设的土地上,形成了淳朴的民风。

昨晚,给娃喂过药、打过针,医官和石六子吃过饭,就小半夜了。白三女领医官来到西间屋,在大炕的靠窗部位铺了条半新的羊毛毡,拉过条旧棉被,放了枕头,对医官说:“医官睡前炕。”她又出了门,片刻在外面提了只瓦盆放在屋地上,又说:“黑夜要尿……”

医官说：“大娘你快去睡吧，这里你不用管了。”

白三女走后，石六子要去给他们骑过的马和毛驴添草，医官也跟了出去，他要做每晚睡前必做的一件事。就在这时，医官感受到了荒村格外的空旷和岑寂，也感到这个夜晚格外寒冷。

医官和石六子同时回到屋里，上炕睡觉。

俗话说：“家暖一铺炕。”医官睡在热炕头上，一阵儿被窝里就有了热乎气儿，越来越热乎。他和石六子说了几句话，就睡着了。他进入了梦乡。

石家没有养狗，却养着鸡，还有公鸡。第二天黎明，医官被石家的公鸡叫醒了。他睁眼看了看窗纸，已白麻麻透进亮光，但屋里却还黑乎乎的。

他醒来头一个念头是：也不知那边的娃怎样了？他相信娃会好起来的，他给他用的不是一般的药。再说如果娃黑夜里有什么情况，她们会来叫他；黑夜里她们没来叫他，说明娃没什么需要叫他的情况；没什么需要叫他的情况，说明这娃的病肯定是好转了。

他这样想着，就起了炕，穿好棉衣，下地穿好鞋，又穿了那黑布挂面的半身羊皮袄，戴好兔皮帽，就轻手推开房门，走到院子里。

天气很冷，干冷干冷，冷气一丝丝扑在脸上，刀刮一样疼痛。当地俗话说“三九四九，冻烂石臼”，他知道，这几天是这里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他站在院里停了停，朝中间屋的门窗看了看，听了听，听见屋里似有响动，估计是这家的婆婆或儿媳也起来了。他此时不便去惊动人家，就举步朝院外走去。

他素有早起的习惯，这两年在河套乡村跑着，不管住在谁家，都早早地起炕，冬天不管天有多冷，都要到村外野滩里绕一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找个合适的处所解决他每天早起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顺便看看当地的地形村貌，这已成了习惯。绕一大圈之后，再回住处，若有条件，就洗一把脸；若无条件，脸也不洗，就等着吃饭。

这医官名叫王兴，是个有来头的人物。至于怎样的来头，这里暂按下不说，先说这回他从外面绕一大圈回来，见院里中间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炊烟。石六子也起来了，正在院前的井旁给马和毛驴饮水。河套地方赖于黄河浸润，地下水水位较高，打口井并不用花费很大力气，所以一些人家就在自家院前挖个井，用水很是方便。他走过去和石六子搭话，说些关乎马和毛驴的事。白三女在屋里听见了他们说话，隔着窗子喊：“六子，外面冷，快叫医官回家！”

王兴知道这家婆媳都起来了，就走过去，推开屋门，进了家。

河套农家，这样格局的房子有个特点，也说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是你一

进家门,就可把屋里的景象一览无余。这时天已大亮,屋里一切情景都已清晰可见。

王兴进家后,第一感觉是,屋里的情况和昨晚大不一样了。首先从灶前站起来迎接他的是这家年轻的儿媳,王兴的目光并没在这年轻媳妇的身上停留,而是迅疾地投向右面的大炕,见婆婆白三女正抱着孙儿坐在炕上,她的孙女兰兰坐在奶奶对面,逗着小弟弟玩耍;而她的小弟弟生生,也就是昨夜那个病儿,此时坐在奶奶怀里,扑打着两只小手,在跟着小姐姐呀呀学语。

王兴见了这情景,心里立觉一阵轻松和欣慰,也感到有些意外:娃的病竟好得这么快!昨夜给娃服了药,打了针,他就肯定这病会好的,却没想到好得这样快。娃的病好了,这让王兴又多了一份成就感,同时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这两年在河套行医,他常常遇到这样药到病除的事。难道真是自己医道高明吗?他有时独自这样想着,又独自感到好笑地摇摇头。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不是什么自己医道高明,而是药的效力。这蛮荒之地,古来缺医少药,更没有过西药,这里的人们压根儿就没有过辈辈遗传的抗药性,所以人们有了病,给用点药,就常常能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何况他昨晚给娃用的针剂是时下被视为神奇药品的奥尼锡林,是他仅存的大约三分之一支的奥尼锡林。

白三女见医官进了家,急慌地将孙儿放在炕上,要下地。可孙儿生生立即扑回奶奶怀里,“哇”的一声哭了,白三女又赶紧把孙儿抱起。

王兴说:“大娘你别动,就在炕上,咱坐着说话。”说着脱下皮袄,摘下皮帽,放在一旁,挨近白三女坐在炕边上。

白三女这时心中有千恩万谢要对医官表达,可是还未及张口,眼里倒先流出了泪水,声音颤抖着说:“医官你真是神仙,救了我们娃的命。你的药真灵,吃了药,打了针,娃黑夜就吃开奶了,睡一黑夜就好了。”

“医官,你救了我们一家!”正蹲在灶前烧火的石家儿媳郝玉润说着,就朝着王兴跪下了。

“别,别这样!”王兴慌忙下了地,对跪在地上的石家儿媳张开两只大手,却一时不知所措。

“这娃要有个好歹,我们这家人就没法儿活了!”石家儿媳抽抽咽咽地说着,抬起衣袖擦着眼泪,转过身去,自行将跪式转为蹲式,继续对着灶膛添柴烧火。

“好了就好,娃病好了,比甚都强!”王兴又坐回炕边,和坐在前炕抱娃的白三女拉话。似乎到这时,王兴才闻见了从锅里散发出来的饭菜香味,他知道锅里做的什么饭菜了,立马勾起了食欲。

过了一会儿，白三女问依然蹲在灶前的儿媳：“饭行了吧？”

儿媳边从灶前站起来边说：“行啦！”

“那就赶快收拾，让医官吃饭！”白三女说完，又朝外面喊，“六子，回家！和医官一搭儿吃饭！”

石家儿媳郝玉润就开始做起让医官吃饭的准备，先是拿起一块抹布去后炕擦抹。

石家的炕是一铺红油炕。什么是红油炕呢？当时河套地方一般农家，炕上都没有炕席，更没有炕毡，裸露着泥土的炕皮，称土炕。有的较为富有的人家为了让土炕光溜些，干净些，就通过实践摸索出一种特殊的工艺，即把米汤倒在泥土的炕面上涂抹，直抹得米汤和炕面的胶泥融为一体，形成了较为光滑的炕面。这样还不够，还要用抹布蘸上些许胡油，在炕面上反复擦拭，以至每天擦拭不止，直擦得炕面由土黄变为暗红色，且油光可鉴，这样的炕便称红油炕。眼下石家儿媳用抹布擦拭的就是这样的红油炕。

在石家儿媳擦炕的时候，王兴看到她家屋地靠北墙还摆放着一口半新不旧的两节子红躺柜，这可是当时河套农家不多见的。昨夜晚他进屋后就忙着给娃治病，也许是屋里光线昏暗的原因，他并没有注意到这家里还有红躺柜。

石家房大，炕也大。靠窗连着锅台的一面，称作前炕；靠房后墙的一面，叫后炕。这是河套人家对炕的划分的普遍称谓。此时，白三女抱着孙儿坐在前炕，自然后炕就成了招待医官吃饭的地方。

石家儿媳在后炕擦拭出一片更显干净的地方，就请医官去坐。她转身去揭开了大锅，盛了圪堆堆一碗猪肉烩菜，又夹了一大块白面蒸饼放在一只盘子里，一起端了过来，放在了医官面前的炕面上说：“吃吧！”

这时石六子推门进来了，石家儿媳又盛了一碗菜，夹了块蒸饼放在上面，递给了他。

王兴对石六子说：“上炕吃吧！”

“不啦！”石六子接了碗，就圪蹴在地上吃起来。

这又是王兴爱吃的饭菜。刚才石家儿媳揭开锅盖时，王兴就凭着嗅觉和经验，知道她做的是这种蒸饼烩菜了。

王兴吃的这烩菜，几十年后被定名为河套烩菜，成了河套地区及周边千里闻名的特色菜肴。其做法是，先将肥瘦兼有的猪肉切成大片，放在烧热的铁锅里拦炒，待炒出油来，用调料炆锅，倒少许酱油后再加适量白水煮沸，随后将切好的腌制酸白菜放入锅内，慢火烩炖，直到将一锅肉菜烩炖得绵软柔和，似融为

一体,即可盛来食用。这样的烩菜,肉块不管肥瘦都香而不腻,酸白菜别具浓香。当然,烩制过程中,亦可加适量的粉条、豆腐、土豆之类的辅料。

王兴当下吃的这烩菜,做法却没有这么复杂,也没有什么辅料,甚至连酱油也没有,光是猪肉和酸白菜加了盐加了水烩在一起,根本没有将猪肉拦炒那一道工序。也许这家人做猪肉烩菜从来就没有过拦炒这一道工序,也许因为娃患病害怕干锅,就省去了这道工序。石家儿媳早早起炕,点着油灯,洗了脸,就动手将昨晚石六子从房皮上拿回的猪肉切成大片,又捞了酸白菜切好,就堆在大铁锅里烩上了。这样烩得时间长了,肥肉上的油照样能耗出来融入菜中,而酸白菜经过油的长时间浸润,照样绵融香美。菜烩得差不多了,石家儿媳又将经过发酵的白面擀成饼,抹了些许胡麻油,卷起,切开,按成饼状,放在菜锅上去蒸。盖了锅,灶下继续慢烧小火。这样一阵儿过去,饼蒸熟了,菜也更绵了,一锅香美的蒸饼烩菜就大功告成了。

王兴吃得很香美,也很实在,圪堆堆一大碗猪肉烩菜全吃了,石家儿媳又给他碗里加了一勺子猪肉,他也吃了,又吃了两大块蒸饼。他吃这么多,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石家儿媳做的这顿蒸饼烩菜格外好吃,石家婆媳也不住地鼓励着他多吃,他看得出,她们是真心实意,他吃得越香越多,她们就越高兴;二是他年轻,饭量确实大,常年走村串户,走到哪里吃饭都不拉假,必须填饱肚子,因为他知道,吃了这顿,下顿还不知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吃,弄不好就要饿肚子。

就在石家儿媳郝玉润在屋地上走来走去地忙活,做饭擦炕以及给他端饭添菜的时候,王兴才以一个男人的目光几次瞄视这个年轻的女人,也才发现这石家儿媳原是个美人儿。王兴这两年在河套乡间跑,常常发现一些让他惊艳的美女。他心里琢磨,这荒野之地怎么有这么美妙的女子,也许是受了南面流淌的黄河波光的滋养,也许是吸纳了北面不远的阴山和草原的灵气,也许都不是,而是承袭了远乡故土的美好。这一带人多来自陕北府谷、神木等地,在陕北素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都言米脂出美女。府谷、神木都离米脂不远,属一脉水土风情,也出美女。也许眼前这石家儿媳就是从那里过来的美女坯子或她们的血脉。她一副鸭蛋形脸盘,一双细长的仿若漾着秋水微波一样的眼睛,可谓眉清目秀。也许是因为生活中有着太多的愁苦,那脸面和眼神中都隐隐含着忧郁,但这忧郁神情似乎更让人产生诸多遐想,更让人心疼心动;也许是这一冬天她不曾出外劳作而免受风吹日晒,面皮儿显得十分白皙;也许是此刻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走来走去不免有些羞涩;也许是因为这医官神奇地治好了她娃的病,她那略带羞涩的眸子中不时闪烁着愉